





本冊目次

中丞遺事附錄	遜志齋集	貞白遺稿	靜學文	附本
傳集	稿集	稿集	集	傳

明練子寧撰……………一	明方孝孺撰……………四三	明程長等撰……………七二五	明王原采撰……………八〇五
-------------	--------------	---------------	---------------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中丞集卷上

詳校官編修臣曹城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龔敬身

校對官中書臣楊承志

謄錄監生臣胡宗高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練中丞集

別集類五明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練中丞集

臣等謹案練中丞集二卷明練子寧撰子寧名安以字行號松月居士新淦人洪武乙丑進士建文時官左副都御史燕兵入殉節死事迹具明史本傳當燕王篡立之初誣建文諸臣為姦黨禁其文字甚嚴宏治中王佐始輯其遺文名曰金川玉屑故徐泰詩說有金川練子寧玉屑無多為世所寶之語此本乃泰和郭子章重編附以遺事一卷其裔孫綺復增輯之黃澤簡籍遺聞嘗記集中可疑者三事一曰送花狀元歸娶詩謂洪武辛亥至建文庚辰狀元但有吳伯宗丁顯任亨泰許觀張信陳郊胡靖七人無所謂狀元花綸綸乃洪武十七年浙江鄉試第二不應有奉詔

十二年六月恭校上

總校官 臣陸費輝

歸娶事一曰故者老理庭黃公墓誌謂子寧

及第在洪武十八年此誌後題洪武丙辰三

月之吉乃洪武九年不應結銜稱賜進士及

第授翰林院修撰一曰集後雜考引葉盛水

東日記載長樂鄭氏有手卷錄子寧賦張顯

宗跋稱顯宗狀元及第洪武時亦無此狀元

其言頗核蓋子寧一代偉人人爭依託因而

影撰者有之然終不以偽廢其真也乾隆四

明 練子寧 撰

策

制策一道

洪武十八年殿試策皇帝制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
而畏人神趙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無
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
所以名世者爲此也朕自代元統一寰宇官遵古制律

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其有能者妄以腹心面從
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但能數古於事東手中材
下士廉恥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
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
治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專乎庶典但能條陳可
否則知利鈍既承朕命惡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舉始
必如朕意

臣對伏見陛下發德音下明詔以得人之難下詢草茅

之陋其謀之不可謂不廣其求之不可謂不切矣臣不知陛下果能有以聽之歟抑將少布衣賤賤之臣不足以與天下之大計姑有以試之歟雖然君以名求臣以實應之陛下舉是名以問也臣敢不舉實以爲對也若夫好言以招禍觸諱以忘身則非臣之所敢恤也伏讀聖策曰朕稽古名世者惟敬事而畏人神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其所以由是大輔人君福臻黎庶所以名世者爲此也嗟欽定四庫全書

自敬德夫能以是而告夫君則能以是而任諸已可見矣曰欽曰恭曰克誠曰敬德又豈有出於陛下所謂敬畏之外者哉趨事以歷知涉難以立志日運不息歲運不已雖在寢食未嘗忘者亦孰非敬畏之發見也是故語其大輔人君則上而唐虞有放勳重華之極治語其福臻黎庶則下而三代有刑措不用之丕績臯陶伊傅周召之爲臣率是道也伏讀聖策曰朕自代元統一華夷官遵古制律放舊章孜孜求賢數用弗當臣以爲陛下以天錫之資居表正之位即位以來十有八載孜孜求賢以爲生民計日夜念此至熟也至於數用弗當雖臣亦疑之然而未敢遽爲陛下道也夫人君之道在於知人人臣之職在於任事君有知人之明則臣有任事之實矣昔者臯陶之陳謨曰在知人文王之任宅俊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大抵人各有心不可測度知人之難從古病之然古之聖人未嘗患其難而不以是爲先務也故唐虞之用人必敷奏以言而後明試

以功必明試以功而後車服以庸未嘗輕易而授之也文王之於三宅也既得其人以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任矣又儲其才以備常伯常任準人之選焉未嘗遺次而任之也今陛下孜孜求賢而數用弗當者無他焉亦察之不詳而用之太驟之過也伏覩陛下自頃歲以來誅戮姦惡作新政治於是紛然擢用天下之士以共成厥功或以聰明正直爲名或以孝悌力田爲選或以賢良方正爲科陛下責望之意非不深也委任之意非不甚專也然而報國之效茫如搏風豈是數者之果不足以爲治哉亦徇其名而不求其實之故也是故古之用人者日夜思之必其人之足以當是任也然後以是任畀之而不疑今也不然以小善而遽進之以小過而遽戮之陛下求賢之急雖孜孜而賢才不足以副陛下之望者殆此也且夫天下之才生之爲難成之爲尤難陛下既知生之成之之難矣又豈忍以區區之小故而即付於刀鋸斧鉞之地哉昔漢武帝以英武之資而所用之

人或朝奏暮召少不如意則誅戮隨之故汲黯有言曰以有限之才縱無窮之誅武帝曰不然天下之才無窮特患人君不能用之臣以爲武帝非不能用之患在不能知之耳苟誠知之也大以成其大小以成其小量其才而任之以官因其能而授之以職果姦邪也則誅之戮之果庸劣也則黜之退之又何忍於殺戮而後曰吾能用天下之才也哉使武帝之計爲是是竟舜三代之道爲不足法矣伏讀聖策曰其有能者委以腹心多面從而志異純德君子授以祿位但能數古於事束手才下士廉恥無知身命弗顧造罪淵泉永不克已張君之惡若非真賢至聖亦莫不被其所惑若此無已奈何爲治臣聞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才德俱全謂之聖人才德俱亡謂之愚人才德俱全固世之所罕矣臣竊觀自秦漢以來竊人主之柄以成天下之禍者舉皆才勝德之小人也又豈特面從而志異哉若夫純德君子但能數古於事束手者無他亦歷涉之不詳

練習之不敷故耳故三代之教八歲入小學而教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而後世有暗者不能周知其名數者十五入大學而教之修已治人之道而後世有沒齒而不躬行其篤一者此古之君子皆卓然有爲而今之君子所以不及也臣伏覩陛下升御以來興天下之學校育天下之賢才亦云至矣然如教之之術尚有未盡故士之成就者亦尚有所未至也臣願陛下求胡瑗之法立經義治事齋經義齋者各治一經治事齋者各治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內自京邑外達府州縣各妙選其術之尤者以爲學校之師而歲考其成績則成德之君子不患其束手無措矣至於下士之徒無恥之輩則臣所謂才德俱亡之謂也是故宜在擯棄之列矣陛下能詳於其始則可畧於其終能勞於其先則可逸於其後知人之道苟無其缺則施之職任各得其當又焉有奈何爲治之嘆哉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大畧如此而於其末復命之曰爾諸文士雖在進學之秋未

專乎庶典但能條陳可否則知利鈍此陛下憐臣之愚而欲盡臣之說也又曰既承朕命悉乃心力志根名世在斯舉始必如朕意此陛下導臣之進而欲臣以古人自期也臣之所謂可否者前既已陳之矣至於利鈍則非臣所敢計也陛下之欲臣以名世自期者臣則請服膺於敬事而畏人神之一語矣至於阿曲以求恩逢迎以邀寵不以責難陳善之道進乎陛下曰必如陛下之意焉則非臣之所學也臣等荷陛下生成之恩受陛下教育之德倘不以蕩寬之賤而棄臣則所謂欲得夫名世之者在陛下教之之有其方知之之盡其道爾愚陋之言無足采者惟陛下憫其拳拳之忠而有以教之不勝幸甚臣謹對

序

送廖兼善入大學序

經所以載道故士之欲明夫聖賢之道者必急於治經經既治則天下之理有不足明而天下之事有不足識

者矣後之治經則不然言理者或不足於事為施政者或不本於道德而甚者附會穿鑿取先儒之糟粕而笙簧之以求合有司之尺度幸有得焉則出而號於人曰我和聖賢之道如是而已矣正心誠意之實漠然不與其身心也嗚呼經之設豈端使然與抑淳厚之俗替而浮薄之習勝與無乃弊陋之相承而魁偉有志之士偶未之思與其習俗之難易也余嘗怪而疑之邑人廖兼善治經而有志於道者也於其別書以問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中五集

八

石田書隱詩序

塗城之南六十里有地曰石邱其上衆山聳然而角立其下清泉決然而交流其中佳木鬱然而並植問其居則曰錢氏也問其世則曰故吳越之苗裔也問其俗則畫耕耘而夕絃歌也余嘗過而攀焉肩輿造門見錢氏之冑曰伯起目其貌專精而秀發聽其言疏通而練習余固疑其將慨然出而為世之用也後六年余自京師歸復過其廬則伯起方蓄書窰室以為林隱之計出其

卷所謂石田書隱者求余序之且曰吾將老於山林待子一言以傳諸不朽余怪而問焉伯起曰太上不言命其次居易以俟命其下安行而不知命夫富貴貧賤壽夭命也隨所寓而安之者君子所以俟天命也是故坐于廟堂上佐天子而下率百官者命也一邱一壑盡力乎畊釣而究意於方冊者亦命也之二者皆命也失乎彼必得乎此而世之人常汲汲於彼而戚戚於此余竊惑焉故吾隨所過而必安焉若曰幕富貴而羞貧賤豈余之志哉又曰人之所立者禮義也所營者衣食也石田之入雖薄而可以供伏臘也詩書之教雖迂而可以淑后昆也吾之所得天命者既不足以兼善天下矣豈不足以獨善其身乎嗟夫余今而後知伯起之為不可及也始余之識伯起也以其才能之美足以勝一官之任而已矣不知其他也今觀其於富貴貧賤之際如此豈不超然有賢於人矣乎然則若伯起者其幾於俟命君子矣遂書是語以為之序工乎詩者宜樂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中五集

九

送光祿署令李孟輝服滿入京序

士之遭治世則彈冠奮纓歌呼踴躍思有以效其能無賢不肖皆欲紛然以自致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苟一言之合躍然自喜世常以此奇之而其人亦以此自多於世余竊以爲不然士君子之得君也非言之難所以自立者難苟吾節之未礪誠之未至雖言聽計從君子弗忍得於其君也而況於徒屑屑於言語之末而未足以將順匡救於萬一者乎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十

之夫以孔子聖人其於事君也亦反求諸己而已未嘗敢有所僥倖於其君也而世之爲士者則不然豈其所學者不出於孔氏者與余友光祿署令李孟輝質而文信而通敦厚而溫恭與人交自盡有不求乎人余固知其出而事君也必有以異乎人而幾於古之不欺者也今年母喪既除將如京師微言於予以爲別予以爲孟輝之才無待於余之誦說矣若夫事君之道則余與孟輝孔氏之徒者所當熟講也遂書以爲孟輝贈孟輝其

亦思有以處哉

贈醫士劉孟主序

洪武十八年秋余歸自京師其明年二月兒子觀得疾幾殆下痢而上逆弗乳食者累日間諸醫醫以爲不治余亦將弗以人齒也方有事於禱求友人黃惟初氏曰有孟主於此以醫鳴者數世矣盍請視之彼急人之危宜來來則病之存亡可知也因其說而致之數日而病良愈余既得孟主之功思有以爲報孟主笑曰所貴君子弗可以貨取也余雖業是其庸以貨取乎余愧乎其言遣之言曰醫之爲術聖人所以濟人之天死也而世之以是名者遂遂然惟利是求而於其死生之際漠然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夫豈聖人好生之意哉孟主以專門之業而能后利而先義其賢於世俗遠矣雖然世之論醫者以爲始於軒岐而著於史籍者扁鵲倉公其最也孟主苟能推是心進進而不止則古人可嗣至矣余雖不才職在太史庶幾有聞而大書特書以繼乎扁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上

十

鵠倉公之後則余亦何敢多讓焉孟圭其勉之是爲序

送涂儀曹歸龍溪序 代人作

君子蒞民也非使其畏之之爲難使其去而思之者難也任天子一郡縣之寄操賞罰之權以御乎下雖欲無畏可得邪故善於爲政者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使其忠孝豈弟之意默運於綱紀法度之間而斯民陰被其德此豈新進之徒急於功利者所可同日而語哉余友涂公某佐政于淦三年淦之民無老弱皆服其賢而感其惠秩滿入朝天子嘉其能擢爲禮部員外郎余時方受命繼公來蒞于淦公既與余爲鄰邑人而喜其爲政之相先後也於是其風俗民物之詳盡以告焉且拂之而生怨雖齊魯亦然而舉措得宜茲邑之民尤易化也明年四月公以太夫人憂去職取道於淦以之汀余與之會于金川之上公方退然在裘經之中而邑民之咨嗟嘆息思其德而願見者惟恐後也嗚呼此豈非忠厚豈弟之所致使之既去而能思者歟

其異於斯民之競畏而心不服者遠矣余既辱公之知而且同吏于茲樂其民之慕公之德而不忘也於是乎言

李彥澄詩序

洪武八年末余與彥澄李君始相識於開封賈惟中之座悚然異之以爲非常世之流也惟中曰子豈盡知之乎其議論英發雖博聞強記之士有不如其文詞精緻雖操觚弄翰之士有不逮余慨然嘆曰僕求友於四方久

矣今始克見之於是相與往還益得聞所未聞者後幾年惟中辭秩歸余與彥澄相見益習每意有所適未嘗不盡語移日也又九年余以進士官于京師未幾以家難歸今年復將有京師之行彥澄手其文示余余曰辱知於子有年矣其可無一言乎余以爲文者士之本事未足以盡知君也古之人得其志行其道則無所事乎文文者多憤世無聊而將以傳諸其後者也今彥澄年且富才當歆苟出而從事於政事之府吾知其猶蒲梢駃

駢於九軌之塗附韓哀而御造父也奚事區區之文字乎雖然古之公卿大夫於化成俗美無以發其至治之盛則往往作為聲詩奏之朝廷薦之郊廟頌聖神之丕績揚禮樂之弘休使聖君賢臣功德炳然照耀于千載之上則文章者固可以少歟又何必區區窮愁之餘而侈文字之工也彥澄之德之材素有聞於鄉閭居父喪三年禮無違者是能治其本矣則文詞之美豈偶然而致哉余與彥澄相知十年固異於庸俗之相與者矣然則文字之責又安得不交致其濯磨鐵羽之道也哉他日有知彥澄者出而薦之於朝則稱頌聖君賢臣之功德而鳴至治之盛者彥澄不得辭其責矣余雖不敏尚當與彥澄馳驅周旋於翰墨之場以信十年之相知者爲不謬也

送白稅入京序

代人作

臨江當東南水陸之衝而滄又居上游凡閭廣之貨登于舟車者必道是乃得他適故閭市之稅常重他縣苟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古

司稅者不得其人則商賈之經是邑者指目牽引潛伏遠去期不驚於是而後止則用之入於上者未見其贏而民之役於是者已告病於下矣故必得廉介端慎之士疎通練達之材權其輕重制其盈縮然後商賈之貨溢於市廛而民之役於是者可計日而待更焉然則征榷之職雖卑而非得其人不可也洪武十年平陽白氏初仕莅是職于滄敏而廉介而通商賈之出於是者皆頌其賢而緡錢之入民無過病者焉於戲其亦所謂得其人者矣今年秋以秩滿將如京師士大夫惜其去者咸爲作詩歌以贈之余於君有先後之好衆以爲宜爲此序者也故不能辭

黃體方詩序

李太白神仙之流也觀其自謂昔於江陵見天台司馬子微謂其有仙風道骨可與神遊八極之表賀知章一見即稱爲謫仙人非其襟度之高而能致此聲於名勝之士乎方高力士用事時士之趨附者何可勝數而太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五

白視之不啻奴隸其英偉豪傑之氣自足以蓋天下士也故其文章豪放飄逸風騷之後卓然鮮麗夫豈區區於塵埃糠粃者所能冀其萬一哉自唐及宋罕有繼者元初惟清江范德機清修之節超卓之見發而爲文以鳴其一代之盛亦往往有能蹈其軌轍者蓋非特其祖述之工由其本諸中者有以異於人也予自幼嗜太白詩嘗恨未達其襟度則固可勉強而學洪武十八年余自京師歸友人黃體方氏出其詩若干篇示余蓋汲汲於李太白之門牆而求陟乎窅阼之階者余於是撫卷而嘆喜吾邑之士有能同余之志也後二年余將有京師之行體方曰詩不可無序也予其爲余識之余以爲體方之詩固規模於太白矣若其襟度之高氣節之壯則尤學太白者所當知也雖然太白遠矣學者有能修其文行而無愧於德機斯亦魯人之善於學柳下惠者

記

畫記

欽定四庫全書

中卷上

七

蘇文忠公論畫以爲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木水波烟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余取以爲觀畫之說焉畫之爲藝世之專門名家者多能曲盡其形似而至其意態情性之所聚天機之所寓悠然不可探索者非雅人勝士超然有見乎塵俗之表者莫之能至孟子曰大匠誨人以規矩不能使人巧莊周之論斲輪曰臣不能喻之於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皆是類也方其得之心而應之手也心與手不能自知况可得而言乎言且不可聞而況得而效之乎效古人之蹟者是拘拘於塵垢糠粃而未覩其真者也雖然亦難矣余友清江陳敬止自幼嗜畫鳥獸魚蟲之情性雲烟山水之愛態莫不精究爲人傳形寫影尤能陰得其神之天故薦紳大夫士多稱許之洪武某年春訪余於山東爲余寫真大得其似敬止狀若不勝衣於勢利進趨淡如也顧常有志於學問文章而尤寓意於畫此其所見異

欽定四庫全書

中卷上

七

於世俗遠矣故余以蘇文忠公論畫者告之且以助其天機之所到云

舒嘯軒記

道新淦而南水行八十里曰峽江大江中流兩山對峙如壁舟上下縈折崖石間幽陰慘淡之氣動人毛髮南行又十里豁然平曠山高而水深舒望廬陵諸峯如圖畫濱江而上有陂池林園之勝則友人毛仲鼎兄弟之所居也洪武二十年余嘗過焉仲鼎弟仲槐延余於東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卷上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卷上

餘必有游息之地夫然後可以脫煩囂而遠垢氛獨覽萬化之原而深究三才之理知以之而益明學以之而益進行以之而益充天下豈有難為之事哉此君子之所以超然而異於衆人也余聞仲鼎兄弟篤於友誼在堂之親年垂七十左右無違養於取友誼以誠處已愿以恭是必聞君子之道矣以其游息之間而廣其才識之富其誰能禦之余於仲鼎兄弟既有交游之雅俟他日歸榮故鄉扁舟往造道崖石之崎嶇歷山水之平曠然後詣仲鼎兄弟於舒嘯之軒發言曠達之懷以一解其幽陰慘淡之氣然後援筆以繼歸來之篇想淵明之風於千載之上余雖不敏尚當為仲鼎道之

古愚齋記

君子之志於古也非故爲是驚世絕俗之舉也合乎古必違乎今不違乎今斯不能有合乎古也譬之衢路然之越者必南其轍適燕者必北其轍然後可以冀其進而至焉燕之轍而越之轍蔑有濟矣余嘗以是而陰求

同邑之士得一人曰謝君直夫直夫爲人退然若不勝衣人視之眇然儒者也使其當衆論狐疑之際是非蠶起之餘直夫一笑而揮之使邪正之辨黑白之分昭然若薰猶冰炭之不可相掩而人自退服強禦之士以非義而加之者則折之於理必達其志而後可忘既達爾而退無矜容嘗慕史鮑汲黯之爲人曰吾惡夫脂韋汨沒搖尾乞憐以終其身者於是取孔子之言扁其齋曰古愚而徵余文以爲之記余以爲古之聖賢可名者多欽定四庫全書

中亦集
卷上

子

涓湘書屋記

陳生某從余游年甚少而有志於學居三年以余將有

京師之行手其所謂涓湘書屋圖一卷以請曰某幸得承訓於先生愚弗克竟其業今先生將去是而升于天朝願丐一言以爲之賜是先生朝夕臨教之也其請至五六而益勤於是退而披其圖則溪山之映帶有遺俗之思竹樹之陰鬱有隱居之趣即其室而聞絃誦之聲觀其人而有揖讓之敬於是撫卷而嘆曰畫者之意其幾於知理者歟然則雖生之欲請於余余之所以教生者無過於是者矣生誠能遺俗而去其紛競之私隱居而致其廉退之節味聖賢之道而不替其絃誦之勤恭父兄之教而無忘其揖讓之風則雖古人之教生者尚無過於是而況於余乎雖然余之告生以是而不眩其名夫名者實之賓也有其實斯可以有其名矣不然其不幾於世之好名之徒服免之服而行染之行者哉生之父某於余爲叔父綽而後於陳者也余於生有兄弟之親而重之以師友之誼其請之勤也故不得辭

杏林書隱記

中亦集
卷上

主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主

滄葦君彥思結屋數楹於東山麓故居之北內蓄圖書外植大杏帶以清流環以羣山扁之曰杏林書隱以游息其間且志先世之舊也暇日彥思邀余過之與之周覽歎息徘徊四顧而竊有感焉方元之盛時吳楚庶富甲天下滄號得其百二視富之居如官府如王公之第宅者不可勝數誇奇競侈窮丹雘而被文繡者竟相銜地相接也當是時豈知有杏林書隱之異耶一旦勢窮運屈而向之炎炎赫赫者雲散水沒數年之間欲求其敗瓦遺垣無復存者而彥思獨能守其先人之基蓋事修葺以繼其先志蓋杏林書隱之異至於是而始見也姜之先人世以儒顯有譯史諱某者尤嗜書積書之富侔於祕閣曰書隱者其別號也彥思雖業於醫而留意於儒術經史百氏悉窺其蘊以世之崎嶇齟齬而不合遂以醫藥而閱其聲光由是觀之姜氏之澤尚未既也余與彥思為同邑人而又獲聯子姻友欲彥思之世其德而益裕其後也遂書所感以記之若夫種杏以慕神

仙之風藏書以為子孫之記則余他日得請而歸幅巾杖屨以與彥思遊尚當鼓缶鳴之以繼諸賢大雅之後也

東皋小隱記

誇富麗者必居於閭閻之交慕沖素者必處乎林野之僻之二者罕得兼焉雖其人之所尚有不同亦理勢之使然也新滄黃君伯淵業醫者累世矣至伯淵而行益修家益裕藥之自山澤來者必歸于伯淵氏伯淵每厚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主

其殖而廉取於人由是眾推以為長者家居于市高門望族之第宅蟻聚而星羅富商大賈之貨殖雲臻而霧集掉鞅於勢利之途者朝往而夕待焉伯淵曰是非遺外世俗者所恒處乃擇地於邑城之東東山之麓升其高以望則委蛇而合者若環然縈紆而流者若帶然舒徐而平者若席然於是芟其蕪伐其枯凌其污則滄之東南諸峯皆躍然效奇獻秀於几席之下乃構堂以為別業之所無防陟跋涉之勞而坐得夫幽邃之觀焉於

是扁其居曰東皋小隱命工繪圖而徵余文以為之記
余觀夫人之處夫市井者惟知美其飲食華其衣服侈
其宮室而已其於山林魚鳥之樂固未嘗一窺其藩籬
也今伯淵處富麗而懷冲素之思居闌闌而耽林野之
賞是所謂兼得者耶然則伯淵之賢其過於世之人
遠矣夫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事也余雖不敏伯淵之
賢其可不樂道之也是為記

石友軒記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卷上

世之取友者或以德或以藝或以節操孟子曰友也者
友其德也孔子曰友直友諒此以德而友者也曰友多
聞此以藝而友者也此君子之所以取乎大者也至於
木石之為物無輔相之德無相資之藝然自昔賢人君
子隱德之士多取以自匹豈非其節操之足尚乎夫雪
霜風雨寒暑之為變也亦大矣自凡物而論之孰不以
是而休戚而石之為物介然曾不以為為意觸風雨而
傲雪霜暑至大旱而不焦寒至折膠而不變節操之凌

厲有過於此者乎世之能榮辱人者其勢譏惠灼亦未
烈於數者也而士鮮不喪其故失其守者其所立之節
固有愧也由是觀之石之賢於人也遠矣其可取友也
審矣新安方宗儀好學而患於易其操者也以石友名
軒而請余記之余故書此以風世之為士者也

守默齋記

友人錢仲默儒者也名其齋曰守默而請記於余余竊
疑焉夫君子之於言語也貴乎當而已矣不專主於默

欽定四庫全書

中丞集

卷上

也苟得其當雖百不為病一不當為已病矣然則默之
義豈可守耶仲默曰不然吾之惡夫言者非為是也孔
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徒能言者未必有德又曰君
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言豈聖人之所棄哉自三代
之衰處士橫議而聖賢之道不明陵夷至於戰國游說
之士更以口舌相傾卒以是亡而秦遂至而失天下由
是觀之言之不本於道德其害蓋如此豈非利口覆邦
家之驗歟故曰予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夫孔門弟子